

# 性情

## 同命記

(安蘆)

小說  
越五日，子誠始來訪，病骨支離，殊起余憂慮之念。既坐定，余曰：「親子面色似喜懼兩歧，中無所主。如此母乃自狀之策，大病之後，不堪為憂慮傷殘，似子明達，寧不自惜？」余友曰：「子聰明人，當曉予胸中之事。」余曰：「云胡不知？」特情

熊掌與魚，將安取之？」余友曰：「他

人有心，予揣度之，子之謂矣。然

吾反求諸心，誠不能決。余正色曰：

「事已至此，宜出以斷然，稍涉游移，必致誤人誤己。觀前日朱女殷

殷待汝，自視始如家人，即其儀容

德性，固自超越常輩。子之視彼，

何有不足？」余友歎然曰：「朱女待我之恩，固當銘

心刻骨，且彼匪特儀容德性，超過

尋常，即以才華而論，亦足驚俗子

：我無他恨，恨不早識於遇兵火前

，然執棋人牛耳矣。劉設鞋肆，名文

誠，當頭砲必斃，輒為潘阤。黃松

軒在旁觀局，大不謂然，因以攻守

之秘語劉，並正其誤。劉頓有所悟

：翌日，重與潘奕，遂迭勝之。故

黃嗣後晤劉，輒呼之曰：「徒弟，蓋猶

一子稱師之意，惟劉不善用砲，得

先罕用當頭砲進攻，與黃迥別。所

學殆無常師耶？」劉藝今益精進，趙

培趙坤，皆有過色。其在香港，隱

然執棋人牛耳矣。劉設鞋肆，名文

誠，當頭砲必斃，輒為潘阤。黃松

軒在旁觀局，大不謂然，因以攻守

之秘語劉，並正其誤。劉頓有所悟

：翌日，重與潘奕，遂迭勝之。故

黃嗣後晤劉，輒呼之曰：「徒弟，蓋猶

一子稱師之意，惟劉不善用砲，得

先罕用當頭砲進攻，與黃迥別。所

學殆無常師耶？」劉藝今益精進，趙

培趙坤，皆有過色。其在香港，隱

然執棋人牛耳矣。劉設鞋肆，名文

誠，當頭砲必斃，輒為潘阤。黃松

軒在旁觀局，大不謂然，因以攻守

之秘語劉，並正其誤。劉頓有所悟

：翌日，重與潘奕，遂迭勝之。故

黃嗣後晤劉，輒呼之曰：「徒弟，蓋猶

一子稱師之意，惟劉不善用砲，得

先罕用當頭砲進攻，與黃迥別。所

學殆無常師耶？」劉藝今益精進，趙

培趙坤，皆有過色。其在香港，隱

然執棋人牛耳矣。劉設鞋肆，名文

誠，當頭砲必斃，輒為潘阤。黃松

軒在旁觀局，大不謂然，因以攻守

之秘語劉，並正其誤。劉頓有所悟

：翌日，重與潘奕，遂迭勝之。故

黃嗣後晤劉，輒呼之曰：「徒弟，蓋猶

一子稱師之意，惟劉不善用砲，得

先罕用當頭砲進攻，與黃迥別。所

學殆無常師耶？」劉藝今益精進，趙

培趙坤，皆有過色。其在香港，隱

然執棋人牛耳矣。劉設鞋肆，名文

誠，當頭砲必斃，輒為潘阤。黃松

軒在旁觀局，大不謂然，因以攻守

之秘語劉，並正其誤。劉頓有所悟

：翌日，重與潘奕，遂迭勝之。故

黃嗣後晤劉，輒呼之曰：「徒弟，蓋猶

一子稱師之意，惟劉不善用砲，得

先罕用當頭砲進攻，與黃迥別。所

學殆無常師耶？」劉藝今益精進，趙

培趙坤，皆有過色。其在香港，隱

然執棋人牛耳矣。劉設鞋肆，名文

誠，當頭砲必斃，輒為潘阤。黃松

軒在旁觀局，大不謂然，因以攻守

之秘語劉，並正其誤。劉頓有所悟

：翌日，重與潘奕，遂迭勝之。故

黃嗣後晤劉，輒呼之曰：「徒弟，蓋猶

一子稱師之意，惟劉不善用砲，得

先罕用當頭砲進攻，與黃迥別。所

學殆無常師耶？」劉藝今益精進，趙

培趙坤，皆有過色。其在香港，隱

然執棋人牛耳矣。劉設鞋肆，名文

誠，當頭砲必斃，輒為潘阤。黃松

軒在旁觀局，大不謂然，因以攻守

之秘語劉，並正其誤。劉頓有所悟

：翌日，重與潘奕，遂迭勝之。故

黃嗣後晤劉，輒呼之曰：「徒弟，蓋猶

一子稱師之意，惟劉不善用砲，得

先罕用當頭砲進攻，與黃迥別。所

學殆無常師耶？」劉藝今益精進，趙

培趙坤，皆有過色。其在香港，隱

然執棋人牛耳矣。劉設鞋肆，名文

誠，當頭砲必斃，輒為潘阤。黃松

軒在旁觀局，大不謂然，因以攻守

之秘語劉，並正其誤。劉頓有所悟

：翌日，重與潘奕，遂迭勝之。故

黃嗣後晤劉，輒呼之曰：「徒弟，蓋猶

一子稱師之意，惟劉不善用砲，得

先罕用當頭砲進攻，與黃迥別。所

學殆無常師耶？」劉藝今益精進，趙

培趙坤，皆有過色。其在香港，隱

然執棋人牛耳矣。劉設鞋肆，名文

誠，當頭砲必斃，輒為潘阤。黃松

軒在旁觀局，大不謂然，因以攻守

之秘語劉，並正其誤。劉頓有所悟

：翌日，重與潘奕，遂迭勝之。故

黃嗣後晤劉，輒呼之曰：「徒弟，蓋猶

一子稱師之意，惟劉不善用砲，得

先罕用當頭砲進攻，與黃迥別。所

學殆無常師耶？」劉藝今益精進，趙

培趙坤，皆有過色。其在香港，隱

然執棋人牛耳矣。劉設鞋肆，名文

誠，當頭砲必斃，輒為潘阤。黃松

軒在旁觀局，大不謂然，因以攻守

之秘語劉，並正其誤。劉頓有所悟

：翌日，重與潘奕，遂迭勝之。故

黃嗣後晤劉，輒呼之曰：「徒弟，蓋猶

一子稱師之意，惟劉不善用砲，得

先罕用當頭砲進攻，與黃迥別。所

學殆無常師耶？」劉藝今益精進，趙

培趙坤，皆有過色。其在香港，隱

然執棋人牛耳矣。劉設鞋肆，名文

誠，當頭砲必斃，輒為潘阤。黃松

軒在旁觀局，大不謂然，因以攻守

之秘語劉，並正其誤。劉頓有所悟

：翌日，重與潘奕，遂迭勝之。故

黃嗣後晤劉，輒呼之曰：「徒弟，蓋猶

一子稱師之意，惟劉不善用砲，得

先罕用當頭砲進攻，與黃迥別。所

學殆無常師耶？」劉藝今益精進，趙

培趙坤，皆有過色。其在香港，隱

然執棋人牛耳矣。劉設鞋肆，名文

誠，當頭砲必斃，輒為潘阤。黃松

軒在旁觀局，大不謂然，因以攻守

之秘語劉，並正其誤。劉頓有所悟

：翌日，重與潘奕，遂迭勝之。故

黃嗣後晤劉，輒呼之曰：「徒弟，蓋猶

一子稱師之意，惟劉不善用砲，得

先罕用當頭砲進攻，與黃迥別。所

學殆無常師耶？」劉藝今益精進，趙

培趙坤，皆有過色。其在香港，隱

然執棋人牛耳矣。劉設鞋肆，名文

誠，當頭砲必斃，輒為潘阤。黃松

軒在旁觀局，大不謂然，因以攻守

之秘語劉，並正其誤。劉頓有所悟

：翌日，重與潘奕，遂迭勝之。故

黃嗣後晤劉，輒呼之曰：「徒弟，蓋猶

一子稱師之意，惟劉不善用砲，得

先罕用當頭砲進攻，與黃迥別。所

學殆無常師耶？」劉藝今益精進，趙

培趙坤，皆有過色。其在香港，隱

然執棋人牛耳矣。劉設鞋肆，名文

誠，當頭砲必斃，輒為潘阤。黃松

軒在旁觀局，大不謂然，因以攻守

之秘語劉，並正其誤。劉頓有所悟

：翌日，重與潘奕，遂迭勝之。故

黃嗣後晤劉，輒呼之曰：「徒弟，蓋猶

一子稱師之意，惟劉不善